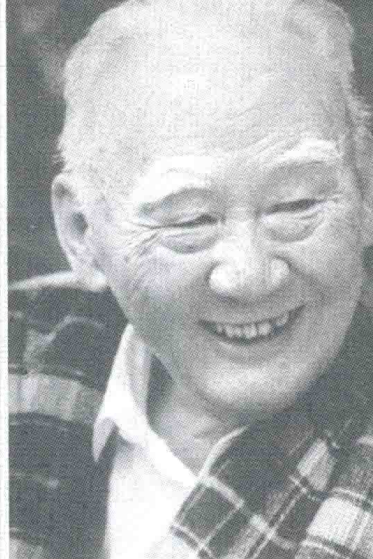


6 书信卷

叶至善 著 叶小泳 叶永和 编

叶至善集

开明出版社



⑥ 书信卷

叶至善集

叶至善 著 叶小沫 叶永和 编

开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叶至善集. 书信卷 / 叶至善著; 叶小沫, 叶永和编. —北京: 开明出版社, 2014. 7
ISBN 978-7-5131-1671-8

I. ①叶… II. ①叶…②叶…③叶… III. ①叶至善 (1918~2006) —选集②书信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C52②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3164 号

叶至善集

叶至善 著 叶小沫 叶永和 编

出 版 人: 陈滨滨

责任编辑: 支 颖

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西三环北路 25 号

邮 编: 100089

电 话: 88817647 (总编室) 88817489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kaimingpress.com

高教社 (天津) 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26

字 数: 430 千

定 价: 75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

叶至善（1918—2006）

目 录

干校家书 （致父亲叶圣陶）	1
一九六九年	3
一九七〇年	17
一九七一年	100
一九七二年	191
附：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《干校家书》	309
友人书简 （致欧阳文彬）	313
一九七九年至二〇〇四年	315
文彬附言	390
《叶圣陶集》编辑书简 （致缪咏禾）	393
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五年	395
小沫永和附言	408
编后记	409

干校家书
(致父亲叶圣陶)

一九六九年

1 八月二十四日

爹爹：

前天（二十二日）开镰割稻，从插秧到收割恰好三个整月。我目前还在放牛。天气预报所说的本月份三场大雨，都已经过去，没有成什么灾象。割稻的紧张程度似较割麦差一些。原因是插秧本有先后，不是同时成熟；稻粒也不像麦粒容易脱落。小麦是机械耕作的，一熟就是全部熟。因而要赶，要抢。割稻种麦，也叫“双抢”，也作了动员，主要是抓革命、促生产。抓革命目前的中心是整党。

关于初伏终伏的问题，我也不大清楚。但是我早就想到过，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。夏至、立秋（包括其他节气）都是以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定的，因而有的日历上写明，某日几时几分几秒交什么节气。如果交夏至那一天的时刻很晚，那么立秋与夏至之间的日数就会比平常年头多一天。而“庚日”，则是十天一逢，没有变化，这就很可能在中伏多赶进一个庚日，中伏就延长为二十天。旧历的日期是按照月亮的运行定的，是“阴历”。节气却是按照太阳的运行定的，应该说是“阳历”，而所以这样定，是为了补“阴历”之不足（如“月份”是按节气定的，必要时插进“闰月”作为调整）。而用天干地支计日期，可能是很古流传下来的，六十天一个周期，与太阳、月亮的运行都没有关系。这就必然会出现这种结果。“伏”是什么意思，我不知道。每年最热的天气，总在夏至以后；最冷的天气，总在冬至以后，迟于太阳的运行一个月左右。“伏”在夏至之后，所以最热；而“数九”从冬至开始，是最冷。

永和插队，与小沫和我都不同，有许多是在小沫和我的环境条件下所学不到的，主要当然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，有没有改造自己的要求和决心。这并不是说小沫和我的条件比永和差，而是说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。比如说，我们这里军代表领导得好，三八作风的教育抓得很紧，解放军同志处处时时身教言教，这个条件就比永和优越（小沫那里也有这个条件）。但是永和那里，许多事情都要自己处理，自己安排，更需要有

革命的自觉性，这方面锻炼，我和小沫恐怕都比较弱。

“五七干校”如何办，因为整党，没有展开讨论。我想培养干部、教育干部是主要的。

男 至善
八月二十四日

2 十月十一日

爹爹：

昨天中午接到电报，我没有回电。因为我想，我六号发出的信，总该到家了。我在中秋节前就发出一封信，这封信可能遗失了。信上主要说：《文汇报》和《北京日报》上有重要的革命大批判的文章，请收集一点寄给我看。此外说了些放牛的事和这里的生产情况和自然现象，都是无关紧要的。我也一直在等家里来信，等得很急。中秋节前阿满来信说爹爹前一阵身体不大好，她自己身体也不大好，因而很惦记。我的身体一直很好。同房间十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从未生过病。可能因为受到的照顾，劳动不如他们重；也可能自己比较当心。放牛这活就是两条腿累些，要站，要跑路。牛对人很和善，从没有发生过用角顶人的事，最多脚被牛蹄踩了，肿痛几天。这种事总发生在几条牛挤在一起的时候，只要小心些就可以避免。天气变化较多，我是宁可穿暖一些，尽量避免受凉。近来觉得有些困倦，是睡眠时间不够的缘故。食量一直很大，每天至少一斤半。生活很好，顿顿大米饭、白面馒头，鱼、肉、豆腐也经常吃到，营养够丰富的。所以一切都可以放心。我每隔十天总写一封信，如果收不到，那就是遗失了，不会有别的原因。因为信总是托人去寄，中秋节前那封信是托一个孩子去寄的，可能他把信丢了，害得爹爹这样着急。我以前信上说过，如果真害了病，倒有时间写信了，所以接不到我的信，绝不是我身体不好，不能写信的缘故。我希望爹爹或阿满也能每十天给我一封信。免得我惦记。

水稻还没有收割完。我因为放牛，只割了两个小时，跟别人比起来，真有点惭愧。打场，也只参加了一个夜班；还把稻运回场上来，做过一个夜班。放牛就是耗时间，有些天从早上五六点钟一直放到晚上九点钟。哪条牛歇下来就放哪条牛，想方设法凑牛的歇工时间，使它们能够

吃饱，不致于在使用频繁的时候掉膘，还希望它们过冬之前长膘。水稻收割完了，紧接着是种冬小麦，兴修水利工程，牛的使用更加频繁，牛倌的劳动时间可能更长。到了冬天，牛不能再放，一是没有草可吃了，二是牛在户外要受冻，就得把它们整天拴在牛棚里，喂草、喂料、喂水，把屎、把尿，据说工作更为紧张。我已经放了两个多月牛了，很可能一直让我管下去。我也对牛有了感情，很愿意再管下去。到时候，我准备搬到牛棚里去住。

国庆节，我们宰了一头黄牛，说是老牛，其实只有十二三岁，因为牙齿已经磨损，吃不动干草，去年冬天瘦得几乎死去。今年有了青草，吃得又肥又胖的，因为怕它过不了冬，只好把它宰了。牛要三岁才能干活，这样算来，一条牛使用不满十年。这条黄牛，杀死了除去内脏，有四百七十斤，分给了别的单位一小半，我们就吃了好几天，肉也并不老。过去听说水牛肉不好吃，其实也不然，上个月有个单位的一条壮年水牛从高坡上摔下来，腿脱了臼，无法医治，只好宰了，（这是责任事故，我们已引为教训，放牛的时候特别注意）分给了我们几十斤，肉也不粗，还没有黄牛肉的臊气重。过国庆节，我们还杀了一头一百几十斤重的猪，买了两百斤鱼，大大改善了生活。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十二元，粮食吃得，煤价又比北京高一倍。吃得这样好，管伙食的人真是费尽了心。

覃必陶、周振甫也和我一起放牛，跟他们比，我还算腿脚灵便的。金韵锵在放鹅、放鸭，顾均正、唐锡光在瓜田结束之后管烧水，每天烧几大锅开水。别的事下封信再说吧。

今天我有半天假，想自己去发信，免得又遗失。

祝好。

男 至善

十月十一日

3 十月二十八日

爹爹：

今天中午接到长途电话（一直接到我们连，真是方便极了）我实在感到突然。三午说：教育部要我们家两三天内离开北京。真教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要我回来，我想，我就是回来，两三天内也解决不了问题，

只好含糊答应。电话挂断以后，我向领导上请示。军代表说，这里是要接待迁离北京的家属的，但要按计划分期分批进行。房子正开始造，两三天内搬来，则无法解决住的问题。我认为军代表的话是对的。我回来一趟，问题解决不了，这算什么呢。过几天真要迁家了，我是否再请假呢？再想一想，教育部也不会逼得如此之急。可能是要爹爹两三天内作出决定，是跟教育部迁到凤阳呢，还是有别的去处。（三午的话一定走了样，他这种过甚其辞的脾气还没改掉）因而我又赶到校部去打长途，等了两个半小时才接通（打了两分钟，花了一元八角），听到阿满的声音，并没有三午说的那么慌张。我主要说：教育部可能是两三天内要我们家作出决定，部里好作安排。现在回答教育部说，决定到我所在的地方，不跟教育部撤离，至于哪天离开北京，由团中央安排决定。阿满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去白马湖。我说，可以再商量。

这里房子已经在动手盖，据说出版社打算盖五十间。但真是各人都要把家属迁来，怕还不够分配。去白马湖也是一条路。我把来这里和去白马湖的利弊想了一想。①白马湖在国防上是第一线，河南则属二线，黄湖在河南这范围内，则属三线，以安全论，黄湖为好。②去白马湖交通方便，来黄湖下了火车还得乘六个小时汽车，爹爹的身体不知可经受得了。③白马湖锅灶齐全，到这里则得另起炉灶，并准备先吃一个时期的大锅饭。爹爹是否能习惯。④阿满对白马湖的生活较熟悉，还有大嫂嫂照应。⑤以政治条件论，这里为好。许多中央文件、报告，都能听到传达。我想到的就是这五点，请爹爹和阿满商量商量，还可以请龙兄和老潘来商量商量。龙兄不知作何打算。如果决定去白马湖，我就可以请假回家安排迁家的事。我希望你们来黄湖的，便于照应，也免得互相挂念。上封信上说，最好能要求在潢川县也落一下脚，住个半年三个月的，到明年春暖再迁来黄湖。其他“民主人士”政府是如何安排的，是否还有一点照顾？爹爹如果知道，来信也讲一讲，好让我作考虑的参考。还有如王先生、宋先生等，他们作何打算，来信也讲一讲。

我们出版社的房子虽在低洼地区，家属住房则准备造在场部附近的高地上。像今年这样的水灾，可以不致受淹。电灯是有的，吃水用井水，（据说准备装上自来水）洗衣可以在黄湖里洗，很近。粮食是大米、白面，菜则平日是素的多。我认为生活条件是不苦的。将来迁家属的时候，

是什么样的规模，要看形势的发展。如果像我们来的时候那样，多带些东西也不妨；甚至可带一部分家具；如果形势吃紧，那又是另一种情形了。一般家庭迁离北京，家里的东西怎么办，有无先例，请告诉我。要作全部丢掉的打算。我在这里过了半年多，体会到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并不多，一个铺盖一个箱子就足够了。安家则还需要一些日用家具，如锅子水桶之类，要简化也尽可以简化。

三午作何打算，兀真家里作何打算。他们倒真该考虑考虑。如果迁到这里来，爹爹和阿满是必然要来的，还有没有别的人，小佳怎么办？我好在这里登记人数，请领导安排住和吃的问题。问题是要考虑的，但是不要着急，不要发愁。不管到哪里，一切都会安排妥帖的。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过得去的，抗日战争八年，生活不能算不艰苦，不是过去了么？现在政府多少给我们些照应，交通条件也好上不知多少倍。固然，爹爹年纪大了，但也应该想到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世界性的大革命，看到彻底埋葬帝、修、反是多么幸福。生活有点变动，吃点小苦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

信写得很潦草，只好请爹爹费点眼力了。至美怎么办。三午在电话中好像说起“姑姑”怎样怎样，但听不清楚。她是离不开电台的工作的，难道也可以打算跟家里一起走吗？（许多事也可以和至美商量商量。）我又怀疑三午说的是姑母。姑母如何打算，我也很不放心。上封信上提到，姑母还跟定江冬为好。住在江修家只能作暂时打算。

要说的话很多，再考虑一下，隔四五天再写信吧。希望快回信。祝好，要安心，不要过于紧张。

男 至善上
十月二十八晚

007

4 十一月三日

爹爹：

天天等信，今天才接到三十一日的信。二十八日虽然通了两次“长途”，但是电话里许多问题来不及问，许多情况来不及说。我最急需知道的，是教育部军管会是怎么跟爹爹谈的，爹爹作了答复以后，他们有什么表示。看了来信，我就放下了心，教育部军管会还是管到底的，看来

还可以有一定的照顾（对“照顾”，我的心里也很矛盾。一方面认为我们应该与一般人相同，不应要求照顾；一方面又想到许多具体困难，希望还有一定照顾。）现在就看教育部军管会如何决定吧，我们就绝对服从。

阿满在电话中提起可否去白马湖，我把去白马湖和来黄湖作了比较，在以前的信中已经提到了。我征求了好些同志的意见，大多数人劝我去白马湖。主要考虑到一是生活容易安排，二是减轻这里接待家属的压力。另一个人劝我来黄湖，说去白马湖从政治上考虑不妥当，并且与党和政府不容易保持直接联系。我也知道这意思是对的，但是考虑到生活条件、交通条件，怕爹爹都有困难，意倾向于去白马湖。现在爹爹既然说去白马湖不妥，那我就死了这条心，也省得三心两意了。到这里来的困难是：一、下了火车得乘六个小时汽车，如只有大卡车，对爹爹说来，怕太辛苦；二、住房暂时有困难，怕不能分配到一家一间，可能要暂时集体住，并且很挤。暂时不能自己起伙，只好吃大灶，菜只一样，葱、韭、蒜免不了。用热水也有困难。这些问题两三年后是都可以解决的，连交通也可以改善。因从信阳到合肥，将筑一条铁路，这里离这条铁路只有十来里路。因而我以前的信中总是说，打算两三年后把家迁来，没想到如此急迫。我当然是希望爹爹和阿满迁来，可以日夕相处，免得老是挂念。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在潢川城内先借到一个住处，暂时半年。汽车可以少坐两个小时，生活问题：如自己起伙，用热水等，都可以解决。这个打算，爹爹看情况可否与军管会的同志商量一下。我们这里的托儿所就准备暂时迁到潢川城内。家属中的中学生则准备转学到固始县中，大概也在城内。我是把困难想得些，早上洗脸，想到爹爹不惯用井水；吃饭，连个桌子也没有，就放在床板上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怕爹爹不惯；大便，上蹲坑，也怕爹爹不惯。爹爹如有克服困难的决心，把困难当作锻炼，那就什么都好办了。现在打定主意，听教育部军管会的回音。到迁家的时候，不管迁到哪里，我总可以请假回家的。兀真暂时不离开北京，事情也就好办得多。我想：北京是不会暂时放弃的，至多遭到轰炸，也不至于一上来就用原子弹。兀真家在铁路旁边，离车站又近，倒不大安全。毛主席对局势一向是作最坏的打算，从这个基点作好充分准备，争取最有利的结果，因而无往而不胜。所以我不免有点机会主义的想法。调云迁天津的确不妥，要走只好走老戴家乡，或她姊妹那里。她不愿走，政

府又没有要她非走不可，暂时留下也好。老朱因部里有任务不走，她爱人则应由所属工厂决定。厂在海淀，与军事关系不大，可能目前还轮不到迁。（说出版社的印刷厂是要动迁的，详细情况不清楚。）老田家似应该迁，或回乡，或去凤阳，我想以回乡为好。八条七十一号暂时不会迁空，我们的东西也不必全迁走。佳佳如果能许可带走，就带走，否则兀真的负担更大。我想到哪里写到哪里，就此打住吧，再想到什么，过两天再写信。从来信看，爹爹情绪还很安定，这是我最关心的。

祝好。

男 至善上
十一月三日晚

虽然心里很乱，我劳动还是没松劲，请放心。

5 十一月五日

爹爹：

昨天（五日）中午发出一封信，晚上又收到一日的来信，知道了许多急于想知道的情况，心里安定多了。团中央的托儿所搬到潢川城内，借的师范学校的一部分房子。那个学校很大，现在停办了，所以房子有空。听说另一部分房子也由北京某机关借去，以安置“老弱病”。潢川在动员居民下乡，并很有实效，所以房子是有空的。但要借，不是个人所能办到的，总要经过政府机关，有一定手续和办法。我想爹爹可以看情况，试探性的问一问。如果教育部军管会认为这样办好，通过他们与团中央军代表联系，由团中央驻潢川的联络员代办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我看了爹爹这两封信，将来的去向不免要妄加猜测。我想，也可能就迁到北京远郊区，也可能暂时不动，等时局再紧时再迁。不管怎样，先作好准备总不会错，但不必惊慌失措。这里虽然十一月准备迁来三批，房子也在赶造，但要把所有申请迁来的家属全部安置下来，怕还做不到。昨天宣布，如在黄湖安家落户，旅费由公家负担，如由疏散暂时在黄湖落脚，旅费要自己负担。回家接家属或送家属回乡，旅费也要自己负担。我们本来没有考虑要公家负担。所以把这决定告诉你，因为看来对迁来的家属，实际上有所限制。因为这个决定不能不使一些人考虑到经济问题。

永和在家里正需要人手的时候回来，真是最理想了。如果我们家在十二月中旬还不迁离北京，我就不可能请假回来，这一回不能见到他了。我本来想，他如回家，可以抽一个星期到我这里来看看，现在疏散的当口，铁路交通很紧张，来到这里也没个住处，不要凑这个热闹了。今年不能见面，明年总可以见面的。我想，最好要他请和他一同回来的几位同学到家里来一次，爹爹和阿满好跟他们认识一下，记下他们的姓名、家庭住址，以后不免有需要互相照应的时候。

我最近工作越发紧张，早晨五点半起床，晚上十时上床，中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因而很困倦。天气是凉了，这里的气候比北京似乎要迟一个月，棉衣才穿上三天。听说冬天也很冷，水塘里的冰也有一尺来厚。我身体仍旧很好，请放心。等到牛过冬的准备工作做好了，工作就会有秩序一些，不至于没有时间休息了。

现在就安心等候政府的决定，不必三心两意了。准备工作要做，但也不必太着忙。

祝好。

男 至善上

十一月五日晚

010

6 十一月十三日

爹爹：

昨天（十二日）又接到九日晚的来信，很高兴。爹爹过生日，兴致还很高。祝爹爹长寿，能看到帝、修、反彻底灭亡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。

三官的信，看了，觉得他的情绪不太好，包袱很重。我是这样想的，过去走错了路，认识了就好，以后努力改。我是比较乐观的，也相信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下，一定可以得到改造的。所以干什么都很高兴，也很带劲。至于处理，照我看，他没有“叛、特”问题，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”，这顶帽子戴不上，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也轮不到他。至多是个“漏网右派”，这是“定性”。“处理”大概是“划而不戴”，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。所以不必忧虑重重。爹爹也不要为他担心。

迁到黄湖来的家属，第一批已在十一日下午到达，其中有周振甫太

太。她不听周振甫的劝阻，带了一个六个月的外孙女，毅然决然来了，这种勇气可以佩服。现在她和沈芳娟等的家属，同住在一间屋子里。生活上的困难当然是很多的。我们连里，已经造好了五间新屋，门窗还没有上；还在附近修好了七间旧屋，在相邻的生产队借了三间民房；将来就分配给把家属接来的同志。现在又在加紧制土坯，准备赶造十几间新屋。可能还要在附近生产队借些房子。所借的生产队的房子，我想将来大概要安排一小部分同志去插队，让他们在那里落户。场内的新建的房子和修理好的房子，就分配给不能插队落户的同志。金韵锵太太也不愿意回绍兴，大概第二批到，说是在十五号左右。她只有一个人，比较简单。还有顾均正太太，则不知道哪天到了。

学部迁罗山。这地方我五八年十月去过，南北一条街，比潢川小得多。汽车站在城南，不从城里经过，所以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城里在十年来有什么变化，只看到汽车站附近多添了几座仓库。听去过罗山的同志谈起，好像改变不大。地势比潢川高，大水淹不着，也盛产大米，还有大别山下来的许多山货。学部这么大的机关，如果全搬到罗山，房屋的困难一定很大。潢川原来是专署所在地，所以建设较好。听说中央机关也在城里借了一些较好的房子，准备安置“老、弱、病”的高级干部。城东就是潢河，风景也很好。

011

刘莹同志这次回北京，除了接自己的四个孩子，还负责这一批来黄湖的家属的组织工作，所以忙得厉害，能抽空到我家来一趟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要不是那天三午一个“长途”弄得我心神不定，我也不会麻烦她的。托带东西，交到出版社郭沈澄（或王良吉）同志那里就可以，阿满还赶到三里屯去，其实不必。带给我的被子是与别人的行李一起托运的，还没有到，不会出问题的，可以放心。这批迁来的家属除了行李，还带了一些家具，东西实在不少，到了信阳，得分批用汽车运回来。我现在很定心，等教育部军管会有了答复再说。很可能迁家将延到明春。如果这样，我想请假回家一次，时间总在阳历年后，甚至在阴历年后。我想不一定赶回家来过春节，那时候回家探亲的人很多，火车一定更挤，我不必凑这个热闹。

每天五时一刻起床，顾不得洗脸，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，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。晚上九点半给牛把了尿屎，一条条牵进棚去，然

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，大概已经十点半了。真是睁开眼睛就是牛，待牛睡了我再睡。我们现在又增添了牛，水牛有了十四条，黄牛有了六条，加上一条毛驴，一共二十一条。赶出去放的时候，一大队，真有点壮观。附近的农民看了很羡慕，一是羡慕我们牛多，二是羡慕我们的牛壮。全农场牛，据兽医说，也是我们连的牛膘情最好。他还说，像我们这样起早摸黑，打着电筒放牛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还有用短草碎料（把稻草铡短，黄豆磨碎）喂牛，这里过去也是没有的。这两天我们还在用发了酵的米糠掺在草里喂牛。米糠发酵后，香味如酒酿，看起来好像能刺激牛的食欲。结论如何，还等进一步试验。牛的食量真大得惊人，吃青草的时候，看它们慢慢地啃，草长吃两个小时就饱了（饱了就躺下反刍，所以知道它饱了，还可以看它的胃部，在左肋骨后方有一凹的地方，如果鼓起来了，与肋骨相平就是饱了）；草短吃三个来小时，也不知道它们到底吃多少草。现在开始喂，才知道一条牛一顿要吃一汽油桶干草。因而铡草的任务很重，预计草枯以后，全部喂的话，两个人一天到晚铡草也供应不上二十一条牛吃。养牛组目前有十个人，五十以上的倒有六个，四十以上的三人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。还病弱的居多。我算是数二数三的劳动力，因而担负的劳动强度较大。如铡草，目前主要我掌铡刀。每天下午铡三个小时左右，只能供八九条牛吃一顿晚餐。（其余不用的牛，放到五点半回来，不再喂草。）喂这八九条牛，拌草料，侍候它们吃饱，得两个来小时。拌草料也是较重的工作，经常也由我负担。

又讲了许多养牛的事，我对养牛津津乐道，实在很感兴趣。回来的时候，我还得细细讲。因为每天都有可讲的事。如昨天，就给五条小牛穿了鼻孔，给两条拉豁了鼻子的大牛补穿了鼻孔。如何穿法，就大有可讲的。要牛听使唤，全靠鼻孔，因为一拉绳子，它就痛，不得不听话。鼻绳有时候脱了，要重新栓，那时要胆大手快，用两个指头把它的鼻孔揪住。这一手，我也学会了。讲到这里就算了吧，留着下次再写。

祝好。

男 至善上
十一月十三日晚